

264

詩
疑
辨
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舒秀岐

欽定四庫全書

詩疑辨證卷二

上海黃中松撰

邶鄘衛

鄭譜謂康叔止有衛子孫并彼二國漢志謂康叔初封
盡有邶鄘衛之地孔氏以後諸儒多從譜惟朱孟章曰

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
之民於洛邑如志之言則康叔之初已兼二國矣此說

恐是陳長發詳見稽從志乃邶鄘既入衛其詩皆衛事猶

繫故國之名而論者益紛矣鄭謂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孔謂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夫果三國之所作將莊姜自述之詩至邶而述之乎共姜自誓之詩至鄘而誓之乎且載馳作於許泉水竹竿作於他國何以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乎鄭漁仲范逸齋輩謂採詩時隨其所得之地而分係之似為直捷但閭巷小民之作各歌其土風如氓詩言頓丘頓丘

在朝歌

衛地太師得之於衛而列之於衛是已邶鄘

諸詩多作於宮壺而定中干旄一為文公中興之盛業
一為大夫下賢之誠心何衛人不能歌之傳之而偏散
於異地乎且齊晉秦所併之地不知凡幾而皆統以本
國之號豈其詩皆得於都下乎朱子謂有邶音者係之
邶有鄘音者係之鄘呂東萊信之夫五方之風氣不齊
而音聲亦別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於飛燕
肇為北音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
音以興此其理至精而其辨甚微也今觀邶風泉水

曰

彼泉水亦流於淇曰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衛風竹竿
曰泉源在
左淇水在

右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二詩同為衛女思歸之詩不

獨意義相合而語句亦多相同不知何以別此之為邶

音彼之為衛音乎嚴華谷卓去病謂存邶鄘之名不與

衛之滅國項容齋朱鬱儀謂存邶鄘所以存殷夫衛之

併邶鄘也既未詳其的在何時則周室諸侯之相併未

必果自衛始固不足據以為衛罪若如漢志成王以邶

鄘封康叔而諸儒乃不許康叔有邶鄘乎顧炎武據左

傳為說

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今為邶之首

篇

謂累言之則為邶鄘衛專言之則為衛猶言殷而曰
殷商言楚而曰荆楚也斯最的確意康叔初封即受邶
鄘衛之地而國號獨為衛故言衛可兼邶鄘言邶鄘衛
而止為一衛也季札觀樂時邶鄘本合為一漢儒以衛
詩最多分而為三如二雅分鹿鳴之什文王之什周頌
分清廟之什耳說詩者橫生議論寧有當乎

柏舟篇

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漢唐宋諸儒俱從其說朱子謂序因頃公

諡法甄心動懼

頃曰有賂王請命之事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遂以此

詩予之是以頃公時未必果有仁而不遇之事故不從

序而據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今考史記索隱曰康誥

命爾侯於東土又曰孟侯則康叔已為侯也子康伯謂

方伯爾非降爵也頃侯德衰不監諸侯非賂王而稱侯

也是賂王請命之事猶未可信誠難斷此詩之必作於

頃公時矣而列女傳以此詩為宣夫人所作與韓詩外
傳言宣姜自誓者相合似為可信但衛自康叔至君角
三十七君惟莊公子晉諡宣而宣公夫人前則所烝父
妾夷姜也後則所奪子婦宣姜也宣公卒齊人使昭伯
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子女五人夫所謂不可者昭伯
而非宣姜也又始不可而非終不可也昭伯為惠公庶
兄是宣公之子而非弟并未立為君也

列女傳曰弟立
請曰衛小國也

不容
二庖

又考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

杜注宣姜靈公嫡母則衛果有兩宣姜然皆淫亂之人也詩止於陳靈楚入陳在魯宣公之十一年不應復有昭公時詩耳且劉向上封事引詩而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與毛詩說合故朱子雖引列女傳仍不全信其說也朱子注孟子後於詩傳十三年仍用古序當是晚年定論故後儒多從集注而不從集傳胡雙湖獨信朱子詩詞卑順柔弱之語謂即末章不能奮飛句可見竊正以此言可驗為仁人之詩爾蓋良禽擇木而棲志士

擇君而事去就之際臣子可以自決此詩之仁人分屬
親賢心憂宗國雖不見用而不忍輕去故有不能奮飛
之歎耳若婦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御妻求去終
非正道買臣見棄益徵薄俗其有被出而去者非其人之
自欲去而去也覩燕飛而垂涕杭河廣而思還豈容有奮
飛之思乎離騷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吾將遠逝以自疏又
曰忽臨睨夫舊鄉眷局顧而不行正此詩之意

按賈子
曰歷九

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盖未諒其心
事史公繫心懷王四字真千古知己

盖屈原者楚之

同姓也故寧以身殉國而託詞路遠鄭康成以此仁人與君同姓故責之以兄弟之道誠見及於此乎孔叢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孔子原不以為婦人之詩云

燕燕篇

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朱子謂遠送於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蓋以陳在衛南也韓氏以為定姜歸其婦坊記鄭注又以為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

釋文云此魯詩說也范逸齋辨之良是考春秋戊申衛
州吁弑其君完杜注戊申三月十七正在春時玄鳥至
之後也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州吁親弑桓公石碣
欲討之其謀深矣乃不圖之於本國而反假手於陳可
取必於陳者陳即以一介行人之至唯命是聽碣之忠
固足以取信於陳而古今來起義討賊者正不乏人或
謀未發而機先露或事未成而禍已至碣非有恃於陳
斷不敢輕發此謀也今觀此詩末二句之意戴嬌以先

君勗寡人已亦何可獨忘之乎提起先君而子弑國危之戚復仇雪怨之情隱然見於言外矣則此詩之作實有以感動戴媯而戴媯在陳故用陳而成其謀耳豈徒大義滅親功在石子哉郝敬謂關山寥落隻影孤飛千古離情此為獨唱通詩之詞未識詩之旨也

終風篇

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諸儒多從之今考毛傳釋莫往莫來句云人無以

子道來事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孔疏云州吁既無
子道以來事已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如其言州
吁既弑桓公之後倘能以子道事莊姜莊姜遂當以母
道加之乎且經言莫往莫來而傳疏由莫來故莫往不
顯與經背乎李樗更引春秋衛定公夫人為証考左傳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
是獻公者乃定公所立故定姜以母子之大義責之曰
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其言甚正而嚴今莊姜